

一条鱼游进绿洲

张妍

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在咖啡店避雨。店内书架最底层躺着一本封面印着沙漠纹理的书，书名里的“荒漠”两个字，让那个潮湿的午后忽然有了干燥粗粝的质感。

我翻了几页，开篇便是清咸丰五年黄河大决堤的描写，浑浊的洪水吞没了房屋和庄稼，也吞没了无数人的性命，但有一个叫老八的渔夫活了下来。他回到故土，在干涸的河床上发现了一条鱼，那条鱼遍体鳞伤，维持着最后的呼吸，身上的鳞片却还在闪着金光。我在矮凳上坐了一个下午，窗外的雨声渐歇时，我合上书，心里有什么东西被那条鱼搅动了。

这部长篇小说从那条困于绝境的鱼开始，编织出一个关于百年坚守的寓言。整部作品的气质是寓言，荒诞性几乎一览无余，而正是借助寓言与荒诞的双重书写，赵本夫完成了一次对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之生命力的深沉礼赞。

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想起小时候在乡下见过的老槐树。那棵树长在村口，树干中空，被雷劈去了半边，剩下的半边却照样在每年春天抽出新芽。村里的老人说，那棵老槐树活了三百年，比他爷爷的爷爷还要老。那时候，我不懂

一棵树为什么能活那么久，后来读到鱼王庄人种树的故事才明白，生命力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，它超越了所有科学的解释，成为一种近乎信仰的存在。赵本夫没有采用线性的、因果连贯的传统叙事，而是以片段化的方式，让螃蟹、老扁、梅云游、独臂老八等众多人物轮番登场，每个人物并不贯穿小说始终。每个片段都像一块独立的拼图，共同拼合出鱼王庄百余年的生存图景。

中华民族的韧性何尝不是如此，从来不是由某一个英雄独自承担的，而是无数普通人，乞丐、渔夫、药师、弃儿，在各自的命运片段中默默传承。小说是在用人物推动故事，虽然每个人的格局、视野、能力、觉悟都千差万别，但都散发着一种原初的生命力。片段化的叙事，让民族韧性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可感的身影。他们的故事不必连贯，因为民族的韧性本就是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集体记忆，这是一种朴素到近乎固执的坚持。

故事建立在清咸丰五年六月十八日黄河大决堤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上，却让情节不断溢出现实的边界。荒诞感首先来自那个核心意象本身，荒漠里怎么可能有一条鱼？然而这条遍体鳞伤却顽

强活着的鱼王，恰恰是小说的精神原点。这条不死的鱼是一个族群坚韧不拔、不屈不挠、不可战胜的伟大精神的化身。荒漠与鱼的并置制造出一种近乎不可能的张力，而鱼王庄人百余年种树的壮举，正是要将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。荒诞还渗透在小说的诸多细节里，人与黑牛之间带有超现实色彩的对话，鱼王庙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传说，都让小说游走于现实与幻想之间。但这种荒诞并非为奇而奇，小说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又多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。荒诞是一种修辞策略，它让读者从日常经验的惯性中抽离出来，去正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当生存本身已经成为奢望，是什么支撑着一个人、一个族群活下去？

我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正经历一段人生的低谷，每天都觉得日子像复印机里吐出来的白纸，一张接一张，看不出任何区别。深夜失眠，我重新翻开《荒漠里有一条鱼》，看到鱼王庄人外出乞讨，到春天回来种树的那一段，忽然觉得自己的困境实在渺小得可笑。他们连饭都吃不饱，却在心里种着一片森林，而我衣食无忧，却为一点波折耿耿于怀。这种对比让我惭愧，也让我清醒。赵本夫写的是黄河故道上的一个村庄，但

那个村庄里发生的事却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每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普通人。

小说写的是灾难与苦难，却不是一味唱哀歌。鱼王庄人选了一条近乎荒诞的路，乞讨与种树，生存与重建，在世俗逻辑中几乎难以兼容，但鱼王庄人就这样坚持了百余年。正如那条在泥泞中苟延残喘却依然金光闪闪的鱼王，鱼王庄人在绝境中保持着生命的尊严。苦难没有摧毁他们，反而磨练出一种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，这种精神是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的，它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成败，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意志。

去年冬天我回老家，那棵被雷劈过的老槐树还在，树皮皴裂得像老人的皱纹。但今年春天我再回去的时候，它还是冒出了新绿。我在树下想，这大概就是赵本夫在《荒漠里有一条鱼》里反复书写的那种东西。它不需要被证明，因为它本身就存在于每一个普通的生命里，存在于每一个在废墟上重新开始的人身上。赵本夫用一条困于荒漠的鱼，写出了整个民族在历史荒漠中的跋涉。那条不死的鱼终究游进了每一个读者的心里，它在最干涸的地方找到了活下去的方式，就像我们每个人，在各自的荒漠里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绿洲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三日，吕思独自坐在书桌前，身体上的伤痛加之心理的巨大压力使得他的体形消瘦了许多。他面前平铺着一排竹筒，春儿立在旁边为他研墨。

吕思咬紧牙关，拼足了力气将毛笔握在手中，用颤抖的手在竹筒上写道：春风春树吐新芽，残肢废躯……写完数字，吕思再也无法坚持下去，巨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下，滴在竹筒上。他将毛笔掷在书桌上，神情凄惨。他独自呆想了片刻，自行站起向床前走去。

“公子，小心！”春儿急忙上前搀扶。吕思喝道：“松开！”

春儿吓得急忙缩回了双手，惊慌失措地呆立在原地。她已经服侍吕思许多时日，从未见他对自己发火，因此格外伤心。吕思向前挪动了两步，回首看向春儿，见她正满面担忧地瞧着自己，神色甚是凄惶。他心中不忍，向春儿道：“对不起春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
春儿的泪水瞬间流了下来，泣道：“春儿没事，只要公子不再悲伤，纵是将奴婢打死骂死，奴婢也不会说一个怨字，只求公子不要把心事憋在心里。”

吕思漠然回首，走到床边向后躺下。春儿疾步上前，欲将吕思的鞋子脱下。吕思欲要发火，又恐伤了春儿的心，凄然道：“我一个残废之人，你还理我做什么！”

春儿摇头道：“公子千万不要这么想，公主正在遍访名医，天下如此之大，总有奇人异士能将公子医好的。”

吕思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沉思起来。春儿见吕思闭上眼睛，知道他在想心事，便坐在床头的凳子上托腮瞧着吕思。突然，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春儿的

俏脸“嗖”地一下红了，她急忙坐直身子，用手背轻轻地按了按自己的面部。

“公主来了！”燕儿向屋内叫道，春儿急忙起身迎去。

吕思靠在床头，心中伤感无比，向夏邑公主道：“你何必救我，救了我又有何用，我如今已是残废之人了！”吕思凄苦的神情让夏邑公主心痛不已，她安慰道：“莫非公子对我没有信心？公子只需安心静养，我保你痊愈。”

吕思听她说得如此坚定，心中隐约生起一丝希望道：“让公主费心了，他日若吕某真能痊愈，这份大恩大德我定会报答。”夏邑公主歪头瞧着吕思，轻笑道：“公子要如何报答？”吕思正色道：“吕某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！”

鱼池边，夏邑公主凭栏而坐，她望着水中的游鱼突发感慨道：“我岂非同它们一样，看似自由自在地在水中畅游，但是终究脱离不了这池塘。我虽然贵为一国公主，还是要被锁在这深宅大院之中！”

燕儿以为夏邑公主在与自己说话，问道：“请恕奴婢愚钝，公主的话奴婢听不明白，还请公主明示。”

夏邑公主瞧着她淡然道：“我都不清楚的事儿，你怎会清楚？”

燕儿听得一头雾水，道：“公主和奴婢说的话公主怎会不明白？”夏邑公主听出春儿的误会，也不点破。春儿犹在自语道：“难道这世上竟有公主不明白的事情？”

夏邑公主眼神凌厉道：“你速去将惜容、惜颜叫来。”夏邑公主的眼神让燕儿瞧得心中一颤，急忙应了声：“诺！”随即匆匆跑去传召。

(未完待续)

“圈”猫往事

张忠泰

小时候，我家“圈”(juàn)了只猫。所谓“圈”，就是把猫关在家里专门捉老鼠，这是当年鼠患闹腾的无奈之举，不像当今养猫以宠物侍之。猫除了去捉老鼠打牙祭，饥饿时也会走出家门，在附近溜达寻些野食，问题就出在野食上，猫闯了大祸。

因为找不到食物，饥饿难耐的猫瞄上了邻居管叔家的画眉。有一天，我家的猫从管叔家的窗户跳进屋里，抓碎了鸟笼，叼走了整日里吱吱喳喳的画眉。

管叔是运输公司的货车司机，经常跑长途不在家。实在是巧，猫抓碎鸟笼的一幕让管叔逮了个正着，他看到猫叼着画眉，“噌”的一下从他家窗台跃上了我家窗台。管叔是个独居的鳏夫，寂寞难耐养只画眉作伴，画眉鸟在管叔心里尤为珍贵，视作心肝宝贝。眼瞅着心肝宝贝进了猫肚，这让他抓耳挠腮气急败坏，把脸拉得老长，到了我们家要猫以命相抵。

其实，我家和管叔一向交好，也没有过节，管叔此时拉下了脸也能理解，毕竟是我家的猫惹祸在先。可那只猫在我家已“圈”了几年，鼠患已基本消除，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把它交出去总有些不舍。可是，看到管叔那种抓到猫不肯罢休的样子，母亲一咬牙一跺脚，还是把猫交给了他。

于是，管叔将我家的猫放进了他拿来的一只蒲包里，用绳扎紧蒲包的口，拎起蒲包转身快步走了。此时，那只猫还在蒲包里扑腾地挣扎着。

一周后的一个傍晚，我依稀地听到有猫抓门的声音。起初我没当回事，可是猫抓门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，我连忙打开了门，眼前场景让我看呆了：我家

那只猫惊恐万分冲进了家门，管叔站在不远处一脸惊悚，嘴里嘟嘟囔囔着，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

原来，管叔将装在蒲包里的猫随其货车带往蚌埠，在淮河大桥上把猫投进了淮河。然而，当管叔一个星期后回到家，发现我家那只猫蹲在他家门口东张西望，猫见了慌忙地向我家跑，他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：难道猫成精了？

管叔走后，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说，老话讲“狗记千，猫记万，老鼠只记眼前一大片”，这猫有灵性也有好记性，虽说老马识途，其实猫更有识途的本领。母亲讲的，其实只是民间传说，但那只猫怎么在淮河里挣脱出了蒲包？怎么上的岸？徐州和蚌埠远隔两百多里路，它又是如何一步步找回家门的……问题在我的脑袋里飞快地盘旋着，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来。最实际的结果是：猫的再生之举平息了管叔的怒怨，也让我感触到猫对家的依恋与忠诚。

此事过后，管叔对我家的猫可热乎了。每次出车回来，总是给它带点食物，喂猫的时候总是蹲在地上，一点一点把食物投在猫面前，那份虔诚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我对猫更是另眼相看，总是省点食物投给它吃，唯恐它和上次一样，偷吃别人家的东西闯祸。

岁月悠悠，那只猫后来在家里又呆了几年，渐显老态。有一年冬天，已经长时间卧在犄角旮旯少有活动的猫，颤悠悠地走出了家门，再也没有回来。面对猫出走的疑团，母亲喃喃地说：“那只犯过错的猫修炼到无疾而终，老去了！”